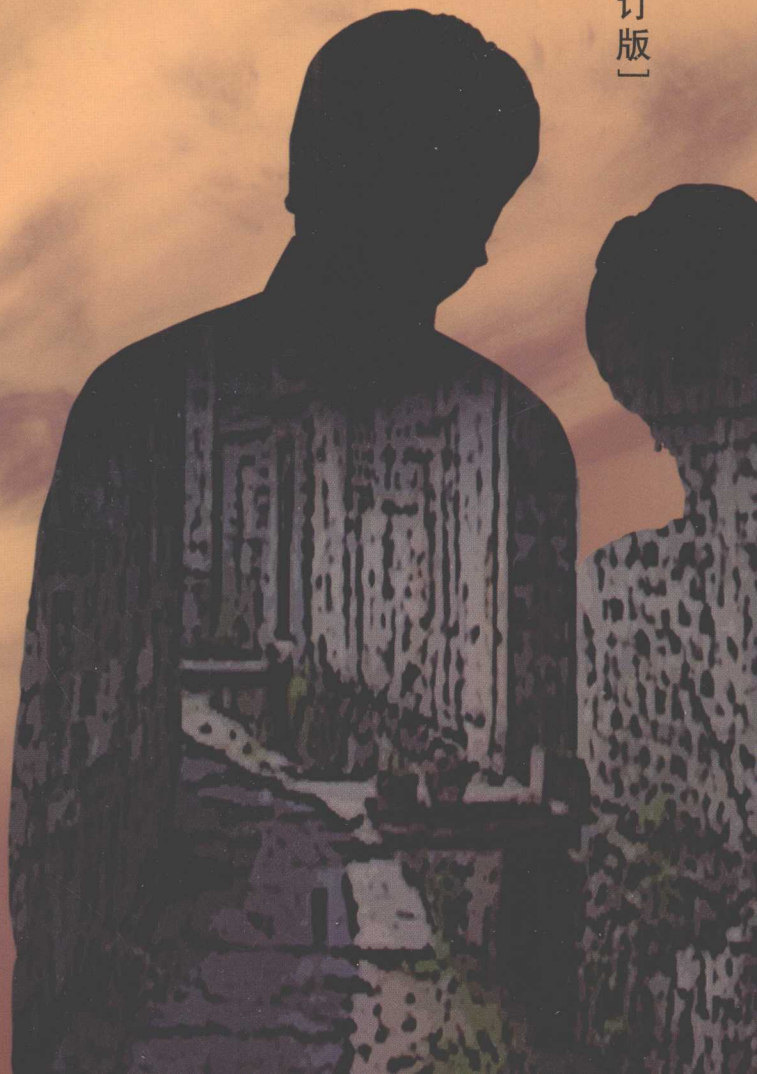


日子三部曲

乡谣

〔修订版〕

黄国荣◎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鄉謠

日
子
三
部
曲



黃國榮◎著

修訂版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乡谣 / 黄国荣著. —修订本. —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
2011. 10
(日子三部曲)

ISBN 978-7-5033-2348-5

I. ①乡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98783 号

书 名:乡 谣

作 者:黄国荣

责任编辑:余天宝

封面设计:刘 静

责任校对:刘晓京

出版发行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 编:100035

电 话:(010)66531659

E-mail:jfjchs@126.com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A5

字 数:340 千字

印 张:13.25

版 次:2011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33-2348-5

定 价:25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谁解其中味

——日子三部曲修订版自序

日子三部曲：《兵谣》、《乡谣》、《街谣》修订版终于要重新出版了。本是白话小说，语言也平实朴素，内容不过军人、农民、书商的平常日子，亦无引经据典，更无诗词曲赋，无须赘言解析。但三部曲的第一部《兵谣》于一九九六年十一月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，至今已近十五年之久，今天又重新修订再版总有些缘由，所谓序，也就说明一下缘由而已。

其实三部曲重新修订，动因不在今天再版，主要是三年前台湾兄弟李锡东先生要陆续出繁体版，竖排版式页面字数少，《乡谣》和《街谣》厚如陈砖，且作品面世后，自己感到一些不尽初意之处，借此机会，于二〇〇七年修订了《乡谣》，台湾版更名为《日子》；二〇一〇年修订了《街谣》，台湾版更名为《书商》；自己一直对《兵谣》的文字不太满意，台湾出版因篇幅合适，当时抽不出时间修订，故文字未作改动，只更名为《突围》，这次再版，咬了咬牙，重新作了修订。再则至今时常有人在我的博客和邮箱里留言，对这三部作品表示喜爱关注，还有不少读者求购但买不到书，读者越是喜爱，我越得对读者负责。

这次修订改动最大的数《街谣》，不只文字润色，结构上也作了较大调整，篇幅压缩了近六万字。其次是《兵谣》，结构和风格虽保持了原貌，但全书文字在不改变原汁原味的前提下

重新逐段逐句过了一遍。《乡谣》只改动了开头章节，全书保持了原貌和原有的风味。

虽是修订，但敝人为文向来一根筋，不达本意不罢休，尤其是《街谣》，原作差不多只当做初稿，费了再度创作的心血。也有朋友劝我，这三部作品出版后，读者和文坛已有定论，广播连播了，电视也拍了，奖也得了，何必这么劳神费力。这让我想起曹雪芹老先生的那首小诗：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，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，正合此意。李锡东老弟在一次朋友聚会的餐桌上说，真正的作家跟常人做事真不一样，有时候确实有点痴迷，去年大哥在台湾时，别人都去台中、台东、台南游览了，他却把自己关在王朝饭店的房间里修订《街谣》。

作品是作家的孩子，总希望更多的人喜爱她。

二〇一一年五月八日于北京大慧寺清虚斋

遥远的约会

——《乡谣》台湾版自序

作者与读者以作品约会，这种约会通过货币与商品的交换实现之。作者把人类的经验，调以自己的心血，精心制成小说，读者花钱购买来阅读，跟作者共同结识其中的人物与社会，进而了解认识作者，有的甚至相交成友。这次承蒙李锡东先生拿在下的小说到台湾出版，这是我盼望已久的一次遥远的约会，我期待着与台湾以至海外喜爱华文小说的朋友约会。

小说有多种多样的写法，有人偏爱语言，有人偏爱故事，有人偏爱结构形式，有人偏爱人物；小说也有多种多样的读法，有人嗜好语言，有人嗜好故事，有人嗜好结构形式，有人嗜好人物。我重人物，兼重语言，故事与结构随人物而行。这样的约会便带有相当的盲目性，嗜好同一者，可能产生共鸣，嗜好不一者，就如对牛弹琴。

《乡谣》七年前在大陆出版，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《小说连播》中连播，产生了许多美好的约会。评论界有人说它是奇书，有人说二祥是当代阿Q，有人说是写进土地的小说，有人说它颠覆了中国的乡村书写。读者中，有人来信说小说中的人物在他们村里都能找到原型，有在押犯来信说他冒着违纪的风险偷听完了全文，有妇女来信说她为云梦湿了手绢，有制片

人打电话说恨我让他心痛了一个周，有演员夫妇俩用半个月时间寻找到我，说他们想把二祥作为用来攀登艺术高峰的机会。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入围终评，但二十三部长篇要评委都读真强人所难，况《乡谣》没有让他们必读的原由，终评落榜是自然的。

有评论家说，中国大陆公元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乡村书写基本是革命书写。我十分有同感，为此曾写了一篇《走出乡村书写的怪圈》。民以食为天，长期以来，中国大陆的文学没有很好地去表现这一本质，却全力倾注人与人勾斗。主人公必定是英雄，他的对立面必定是个坏蛋，老百姓跟着他们分成两派或两个阵营，斗得昏天黑地，鱼死网破。其实，人来到世间，是要过日子，是要生儿育女繁衍后代，是要做一番事情创一份家业，这是社会本来的形态。但作家却把它扭曲了，现实是人整人，越整越穷，越整越苦。几十年来，中国大陆农民一直是空着半截肠子跟着人高举双手喊革命，越革命越穷，越穷越革命，文学与生活一起误入怪圈。《乡谣》中的二祥就是这样活过来的。

写人就是写人性。人性是什么？孟子认为“今人之性善”。荀子认为“人之性恶，其善者伪也”。告子则认为“食色，性也”。“性可以为善，可以为不善。”我赞同告子的观点，孟子力主性善，荀子力主性恶，都有些绝对化，还是告子的“性无善无恶”符合现实。三位圣贤有一点倒是相通的，他们都认为人性可以“化成”，写人性的“化成”恰恰是文学的全部内容。

阿Q诞生近九十年，窃以为现当代文学真正称之为人物者，惟他也。然我当代文学至今没有与之媲美的人物，原因在

我们很少甚至根本不去研究阿Q所代表的国民精神现在如何。不论社会如何变迁,也不管天灾,还是人祸,老百姓的事,依然食、色二字。他们不过在革命中食、色,在平庸中食、色;在天灾中食、色,在人祸中食、色;在幸福中食、色,在苦难中食、色而已。我常想,既然如此,难道不写英雄,不写坏人,不写英雄与坏人你死我活的斗争,就写不了乡村小说?就写不好乡村小说?于是我写了《乡谣》。里面没有英雄,却不乏悲壮;没有一个坏人,同样有冲突;没有你死我活的斗争,也多磨难。生计乃人生最大课题,为何扬弃这与百姓性命攸关的生活,却去虚构生造出概念社会强加于他们?要说颠覆也许就在于此。

我一点不怀疑台湾和海外的读者是否理解二祥这个人物,正如前面所述,不论人处何地,过何种生活,人性是相通的,这就是所谓文学之魅力。

二〇〇八年元旦于北京大慧寺清虚斋

主要人物

汪二祥——汪家桥村民，参加过志愿军，汪涵虚的二儿子。

乔云梦——二祥的第一个妻子。

丁腊芳——二祥的第二个妻子。

韩秋月——张兆帮的妻子，后为二祥的第三个妻子。

赵月兰——二祥的未婚妻。

汪大吉——二祥的哥哥，汪涵虚的大儿子。

菊芬——大吉的妻子。

汪三富——二祥的弟弟，汪涵虚的三儿子。

肖玉贞——三富的妻子。

汪四贵——二祥的小弟弟，汪涵虚的四儿子。

周菜花——四贵的妻子。

汪涵虚——二祥的父亲。

三姆妈——汪涵虚的三太太。

沈小凤——汪涵虚的姘头。

张春林——二祥的伙伴，汪家桥的社长、村长。

姚水娟——春林的妻子。

许茂荣——二祥的邻居。

许茂法——许茂荣的弟弟，屠夫。

张兆帮——二祥的邻居,韩秋月的第一个丈夫。

张兆庚——张兆帮的弟弟。

张瑞新——汪家桥的生产队长。

林春娣——张兆庚的妻子。

侯桂枝——许茂法的妻子。

顾庆生——绰号“一只眼”,高镇的小店主。

所 长——高镇工商管理所所长。

目 录

谁解其中味——日子三部曲修订版自序	001
遥远的约会——《乡谣》台湾版自序	001
第一章 东边牛来了,西边马来了	001
第二章 村前雨蓬松,村后日头红	117
第三章 众生一思考,菩萨哈哈笑	218
第四章 天上一颗星,地下一盏灯	311
跋·上帝给的日子	403
后 记	408

第一章

东边牛来了,西边马来了

1

大吉和三姆妈在汪涵虚床前策划让二祥提前做男人的事,二祥正嘻着嘴在许家看人打麻将。

二祥在汪家基本上不管别人的事,也管不了别人的事,连他自家的事也由不得他做主。在他们眼睛里,汪家有他不多,缺他不少。他们一点都不在乎他的存在,做啥事都不管他晓得不晓得,也不管他整日在哪里游荡。他们决定的这件事,让不让他做男人,什么时间让他做男人,提不提前让他做男人,都仿佛与二祥本人无关。二祥在他们心目中,仿佛是家里的一件摆设,用着他就摆出来,用不着他就随便扔哪个旮旯儿里。他们想做这件事的全部心思不是为了让二祥怎么样,而是想让汪涵虚再站起来,走出自家大门。至于二祥愿不愿意,二祥怎么想,他们想都不去想。

大吉和三姆妈在决定二祥的终身大事时,二祥正抻着颈梗立在张兆帮的屁股后头。二祥看赌,只要张兆帮在,他必定立在张兆帮屁股后。不知是因张兆帮赌钱总赢,还是张兆帮赌钱他老婆韩秋月总是伴在身边,没有人在意二祥的心思,也没有人探究。

二祥差不多天天晚上到许家看打麻将。二祥只看,从来不赌。或许是他身上没多少钱,或许是他自知脑子笨,什么对啊,碰啊,吃啊,杠啊,一条龙啊,七小对啊,和(hú)啊,他算不过这个账。但他能看懂,看到牌好,他还会忍不住嘿嘿地笑。每到这个时候,韩秋月就会

不露声色地从前面伸过手来拧二祥的大腿。韩秋月一拧二祥的大腿，二祥就会忍住笑，他懂这是提醒，牌好不能让别人晓得。二祥非常渴望韩秋月拧他，别看她已经生了女儿，其实她比二祥还小一岁，不过才十九。二祥渴望韩秋月拧，主要是韩秋月的手特别的细软，拧得也特意的轻，只是大拇指和食指在二祥的大腿上摸一下，这细软的手在他腿上轻轻地这么抚摸，不仅不会给他带来痛苦，相反让他浑身舒坦。除了韩秋月在这种时候拿女人的嫩手碰他之外，这个世上再没有别的女人拿手碰过他，更不要说是像韩秋月这样的人见人爱的漂亮女人。别人都对母爱记忆得具体而又真切，有的人甚至一辈子都不能忘怀。二祥不晓得娘的具体含义，除了晓得他是汪涵虚的二太太生养的之外，他对那个二太太他的娘，啥都不晓得，他连娘的奶都没能吃上一口，更不要说他娘的模样，娘的慈爱。

韩秋月的手伸过来时，有时候偶尔摸不准会碰着二祥裤裆里的那个宝贝东西。摸着了，韩秋月一点都不难为情，有时候还故意拨拉它一下。要是这样，二祥就会满脸发烫，这一晚上就特别有精神，谁也叫不走他，他会继续渴望着。

张兆帮接连摸上来两只“百搭”。二祥的嘴嘻得像城门，两排牙齿全露在了外边。二祥没有笑出声，因为韩秋月及时伸过手来拧了他。二祥光嘻着嘴没关系，因为二祥的嘴整日是嘻开着的，这是全村人习惯了的事。说不清二祥是嘴唇长得短，还是牙生得长，他的嘴唇老是包不住牙齿，一天到晚嘻着嘴齜着牙，让两排牙齿风凉着，终日像有乐不完的事。

二祥感觉大腿上有些痒，就是韩秋月拧的那地方。今日韩秋月的手挨着了二祥大腿的内侧，挨着了，却没有拧，只是拿手指头挠了挠。二祥就有些难受，反而不舒服，二祥自然不能请求韩秋月再给他挠个痛快，他只好躬下身自己挠。二祥挠痒时，眼睛就离开了张兆帮的牌。这一离开不打紧，二祥的眼睛直了。他看到了一只手，这只手让他的眼睛顿时放出许多光芒。这只手是许茂荣的手，他是张兆帮的下家，紧靠着韩秋月坐在那一面。二祥看到许茂荣的这只左手灵

巧非凡，他的右手和眼睛全神贯注在桌面上摸牌出牌，还要不时地端着茶壶喝茶。美孚灯的灯光，只够照亮桌面，这只左手在黑暗中却不用引导，像自己有眼睛似的，十分灵巧地在解韩秋月的旗袍扣子。二祥看到许茂荣已经解了三个扣，这只手就顺着衣襟缝伸进了韩秋月的旗袍里，他在摸韩秋月的奶。

二祥身子里被点着了一把火，那热火从脚底往上冒，一直冒到了头发梢，他被这热火烧得喉咙里干渴。二祥干渴中没忘了韩秋月的好处，他立即替韩秋月着急，也替许茂荣担心。他想赶紧告诉韩秋月，许茂荣在摸她的奶了。二祥侧过脸来看韩秋月，她居然没事人一样，照旧在替张兆帮拿牌，看牌，还不停地拿嘴挨到张兆帮的耳朵边跟他说悄悄话。二祥奇怪，难道她的身子木了不成？许茂荣摸的好像不是她的奶，而是别人的脚后跟。怪不得人背后都叫她“酱油盘”，看来她喜欢让男人蘸，喜欢男人摸她。

许茂荣和韩秋月的若无其事和明目张胆，弄得二祥倒替他们红了脸，他没经过这种事，他替他们害怕。他们的胆子太大了，万一要是让别人看见，张兆帮就在旁边。高镇地面上谁不晓得张兆帮干过断路抢劫的事，他人都敢杀，连自卫队队长朱金虎跟他见面都是相互有礼的。

许茂荣这狗日的摸上瘾了，没完没了，那手一直不拿出来。二祥让他引诱得受不了了，头有些发晕，嘴里干渴得一个劲地咽唾沫，气喘得越来越粗。他不敢再看那手，还怕别人看到那手，他就一点一点朝前挪，他终于替他们挡住了。二祥心里骂许茂荣，狗日的你摸吧，我给你挡住了，别人谁也看不见了，你狗日的就摸个够吧。

二祥心里说着这话，手就有些痒，他也想摸一摸韩秋月的奶。那东西他自小都没摸过，摸起来不知是一种啥滋味，定准是很不错的，要不，许茂荣自己老婆的摸着还嫌不够，还要在牌桌上冒着风险来摸韩秋月的，摸起来还没个够。二祥知道自己这个念头生得很荒唐，无论是韩秋月，还是许茂荣，还是张兆帮，他们谁都不会让他得逞。可愈是这样，他的这个念头就愈加膨胀起来，膨胀得他有些站立不

稳，他的手和腿有了发寒热一样的颤抖。

二祥在给自己鼓劲，有啥摸不得呢，许茂荣摸得，我为啥就摸不得？二祥终于把自己的勇气鼓得像帆一样，这帆的力量很大，拽得他有些不由自主了，他的身子一点一点往前移，他感觉到下身已经触到韩秋月的后背了。不早不晚，就在二祥决定行动的时候，二祥感觉到有一样东西轻轻地落在了他脚面上，这东西很轻，轻得像一片纸；这东西又很重，把二祥的那个念头砸得粉碎，而且赶得无影无踪。二祥连头都不敢低，他把自己的浑身重量，一点一点偏移交代给了左脚，把右脚从鞋子里脱出来。他也学许茂荣，不露声色，轻轻地，一点一点用脚在地上探摸。当二祥的脚触摸到那东西时，二祥的心一跳，吓得气都不敢喘。他的脚摸到的是两张钞票。二祥的脚毫不犹豫地踩住了钞票，他一点也没想要跟谁商量，他就这么踩着不动，刚才全身冒上来的热火顷刻消退，他的一切意念全落在脚下的两张钞票上。

二祥看了看许茂荣，再看了看韩秋月，他们的一切都依旧如前，看不出有啥异样，他们还是把眼和手都专心在牌上，许茂荣的那一只手也依旧伸在韩秋月的胸脯里。二祥想，这钱肯定是许茂荣的。许茂荣有钱，他在高镇开着一片茧行。二祥又想，是因我替他们遮了丑，帮了忙谢我？还是他往韩秋月的旗袍里塞钱，没塞到地方掉的？二祥拿不准。

“二哥！大哥和姆妈叫你回去！”三富突然闯进门来。

三富的喊，惊得二祥一个激灵。

“你叫魂灵啊！等会儿，晚上有啥事？”二祥那时的右脚丫子还踩着钱，他怎么能跟三富走呢。

“我告诉你啦，你不回去拉倒，到时候挨骂，不要怨我。”

“我晓得了，你烦不烦，你先走，我这就回去。”

“你又不会打牌，整日看看，看出啥来了，是能看出钱来，还是捡着钱？”

二祥让三富说得心里一跳，他赶紧把钱踩得更死一些。他想骂

三富，你怎么就晓得我捡了钱。可他又不能骂出来，骂出来会惹事。

“你这细佬也是，他说回了，你就先走呗，手气都叫你吵跑了。”许茂荣说了三富。三富只好眼巴巴地走了，三富做啥都是这么认真，他胆子又小，总怕姆妈和大哥不高兴。

二祥想，肯定是许茂荣故意谢我的了，要不他怎会帮我说话呢。二祥这么一想，心里就不再那么紧张，他悄悄地舒了一口气。二祥傻，他也不会傻到躬下身子来捡钱。他沉住气，指挥着右脚，用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夹住了那两张钞票，一点一点把钱移过来，最后塞进了鞋子。当他确定钱实实在在踩在鞋子里以后，他伸了一个懒腰。就在这时韩秋月又帮他说了一句话。她说，二祥，你还不回去，大吉和三姆妈要骂了，你爹他病着呢。

二祥离开许家就显得十分自然。别人觉得自然，二祥却还是不自在，他还是多此一举自言自语说，嗯，看牌都不让人看，我走了。其实这一屋子人谁在乎他走不走呢，他说这话，没有一个人理他。二祥没去想这一层，他算是跟大家打招呼了，他走就名正言顺了。于是他轻轻松松走出了许家大门。这一晚上，他真高兴。

2

让二祥提前做男人是大吉的主意，为的却是他爹爹汪涵虚。

汪涵虚自家都不敢相信，精明一世的他竟会为那个女人倒在牌桌上。

涵虚，这名字足以让人想象他父辈的学问。汪涵虚的名字是他爹爹起的。大吉听爷爷跟他讲过他爹爹这名字的来历。他爷爷为他爹爹起这名字费了一番心思，翻了唐诗宋词，从孟浩然《望洞庭湖赠张丞相》的“八月湖水平，涵虚混太清”句中，挑得“涵虚”二字。他觉得诗句那种天映照在湖水里，如同被湖水所包容，天水合一，不可分辨的意境很好。望子成龙，就叫他涵虚，愿他有包容天下的博大胸怀和气魄。

汪涵虚没有按他爹爹的意愿成长，也没有成为他爹爹所期望的那种人，却也没给他丢脸。胸襟虽不那么博大，却倒是精明过人，他从爹爹手里接过一百多亩田地的家产，到他做五十大寿，家业已经有二百多亩地，娶了三房太太，还在老屋后面盖了一座二高层楼。尽管那幢楼为的是哄他高镇的那个女人，证明他每日清晨一觉醒来，打开窗户就能看到她，但楼毕竟是盖了，毕竟是汪家的财产。这楼在村里是独一无二的，打开西窗，高镇确是一览无余。

连当儿子的大吉都搞不明白，精明过人一辈子，从不听人一句劝，从不遭人一暗算的汪涵虚，那天竟会让那个女人激得一下就变了自己的性，一把一百担稻地往桌上押。而且竟会接连输了十把，要不是恶火攻心，那一口鲜血喷到牌桌上，只怕汪家这时已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。

那个女人和张公祠茶馆的跑堂把汪涵虚送到肖泽元诊所。肖郎中的医术在高镇可说首屈一指。肖泽元诊断汪涵虚是痼病复发，诊完病，给他开了方子。尽管大吉和三姆妈给肖泽元多塞了医药费，把全家人的口也封了再封，世上还是没有不透风的墙，那些债主如同蚂蚁搬家，成群结队，来来往往，踏破了汪家的大门槛。

吃过晚饭，三姆妈端着一盏美孚灯，带着大吉的主意上后楼。三姆妈把美孚灯举得高过头，要不端着灯也看不清脚下的地，灯下黑。三姆妈举着灯，勾着头，方能把脚下看清。三姆妈是小脚，小巧玲珑的小脚像两只粽子，一前一后交错着敲着地。端午节，江南的粽子裹得跟女人的小脚一样，据说为的就是要引诱河里的鱼鳖虾蟹吃这些女人的嫩脚，不要吃三闾大夫屈原的身子。这粽子里渗透着江南女子们对屈原的一片敬爱情分和牺牲精神。三姆妈的三寸金莲在汪家桥有美名，小巧得让人心痛，担忧它是否能支撑住三姆妈美丽苗条的身子。三姆妈走路的样子不是那么稳当，总是一扭一晃的，可三姆妈从打十九岁嫁给汪涵虚来到汪家桥也二十年了，没人见三姆妈因走路不稳而跌倒过。她走路扭晃脚下却总是轻脱快当，格外地显出她的风姿。要不汪涵虚也不会拿两担银元到城里去娶她。